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一三七回 獨仙根能知仙道 教弟子重試徒心

卻說萬星臺男女弟子將三緘安葬畢，朝夕祭奠，俱願在此墓廬，效法前賢心喪三載之禮。不知不覺，已月餘矣。一日，三服謂諸道友曰：「吾師沒後，諸弟子依歸無所，為之奈何？」棄海曰：「見此墳臺，即見吾師，豈肯捨此而他逝？」樂道曰：「吾想吾師道法高妙，凡虎焉能傷及？恐師假傷於虎，以試弟子待師之心為何如耳。」狐疑曰：「爾我明明見虎將師銜去，四山搜尋不得，倏於山後見之，不惟首耳眼鼻概為傷損，而且手足俱失，未必手足都瞞得過耶？」西山道人曰：「仙家變化無窮。非但手足能掩，即全身亦可遮卻。以吾想量，樂道之言不差。」狐疑曰：「即屬假死以試弟子，久宜歸矣。如何音信杳無？」玉白子曰：「吾等在茲議論不一，微論師在與否，想其教導之苦與寬厚待徒之意，心實難忘。胡眾道兄見師如此，盡皆倉皇失所，而七竅一人獨欣欣然，無所悲亦無所戚者，何也？」狐疑曰：「爾不言，吾亦欲指責之矣。」樂道曰：「如何？」狐疑曰：「師被毒虎銜出山時，彼仍跌坐廬中，身毫不動。吾等追逐山外，搜尋竟夜，彼未一來。繼而將師屍骨抬回，諸弟子悲聲震野，窺彼眼角，淚痕未見半點。不知彼之心內，視師為何如人？」狐惑曰：「兄忘七竅與師當日曾為仇敵耶？海南則誓除道門，歸部則旨請禁道，平素與道原不合也。嗣將官階丟卻，流離失所，萬不得已而以習道為心。所以師死師存，毫不顧念。」樂道曰：「爾等不勘破七竅行為，吾尚不覺。今而勘破，彼非吾師之徒也。」自有此議，萬星諸徒俱已知得，於是共厭七竅，不與言談。

七竅見諸道友輕已如是，不知為何。轉而思之，道兄道弟痛師念切，古禮居喪，沒齒不言，諒是這故。因而置諸度外，未介於懷。恰逢三緘七七期滿，諸弟子都向墓前祭奠，七竅出廬散步，在進道臺下遇昔珠蓮。珠蓮曰：「合臺道兄厭爾無師徒情，爾可知否？」七竅曰：「不知。」珠蓮曰：「爾之所懷，如不向眾白之，終為眾道兄所不齒。」七竅聞說，即在講道臺請眾相議。諸子不知七竅所議何事，有不願來者，亦有願聽其說而來者。三服見此情景，乃大聲呼曰：「七竅道弟既請吾輩議論，必有重大事務。道兄弟等何不齊來聽之？」諸男女聞得三服一呼，齊到臺前拜了空臺，兩旁坐下。

七竅尚未言說，三服詢曰：「七竅道弟請及眾兄來此，有何計議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別無他議，吾觀道兄等似以吾見師身沒，不痛不悲，顏無戚戚之容，面含欣欣之象，遂議吾心太忍，而輕厭吾乎？」諸子曰：「然。」七竅笑曰：「師被虎銜，吾正為師賀之，有何悲痛？」狐疑曰：「爾賀師死，自此無人管束耶？」七竅曰：「非也。吾師大道已得，莫說凡虎不敢近，即有能噬仙子之虎來噬吾師，上天亦不許之。何者？吾師自領上命，闡明大道於天下，東奔西走，南征北越，費了無限辛勤，始至於斯。斷未有不愛上天榮封，亦斷未有不復上天旨意。況收下門徒若此其眾，豈毫無安頓而即沒乎？設使師之費力如此，闡道如此，反入虎口，則天下後世無復有人道者矣，無復有人道而為善者矣。」狐疑曰：「試如爾言，吾師今在何所？」七竅曰：「師道已成，必先拜護道諸真，拜已，自回臺內。待自諸真等稟及道祖，同奏上天，然後榮封。師得封后，再及吾輩。此定理也，何遽信師為沒哉？」三服曰：「七竅道弟說得合情，但願師無損傷，乃為吾等之幸。」七竅曰：「吾等各體師教，仍守道規，不久之間，師必返矣。」諸子自得七竅一番論說，個個欣喜，退居蓬廬。」

三緘出了紫霞洞府，又思諸弟子妖部甚眾，不無見異思遷之舉，吾且再為試之。遂按下雲頭，化一白髮老道，左執塵尾，右執竹杖，一步一步，直向萬星臺而來。諸子見之，以為參道訪友者流，亦不在意。

孰知老道竟入臺內，高聲唱曰：「說道有，歎道家，道其所道不須誇；崑崙頂，起三花，五氣朝元一手抓。輕輕舉，緩緩拿，道成自爾步雲霞；吾非仙子臨凡界，也與仙真共一家。我屬西方金得子，來訪虛無老仙家；訪得到時緣結下，訪不到時走天涯。」歌畢，向各蓬廬舉手曰：「諸道友，貧道稽首了。」三服等見此老道來得古怪，亦向彼稽首曰：「老道奚自？」老道曰：「發腳崑崙。」諸子曰：「來茲甚事？」老道曰：「訪友。」諸子曰：「所訪何人？」老道曰：「三緘。」諸子曰：「訪彼何意？」老道曰：「訪三緘以訪道耳。」諸子曰：「如是，吾師三緘昨已去矣。」老道曰：「何去？」諸子曰：「向西。」老道曰：「彼向西去，所為者何？」諸子曰：「不知。」老道曰：「爾毋誑吾，知爾師尊早為虎傷矣。吾見爾師為虎所傷，遺下男女徒數十餘人，無人教誨，故特來此代彼統率，教爾等以成大道焉。」諸子曰：「老道來意甚善，不知所習之道若何？敢請為吾講說一二。」老道曰：「聖門有言，只聞來說，未聞往教。吾既往教，爾等宜先拜門下，然後將吾大道一一傳之。」三服曰：「拜師不難，但恐爾屬旁門，習之有害於吾輩。不若老道先為講說，果與吾師之道相合，吾即統諸道友，拜以為師。」老道曰：「大道一也，何分旁正乎？」諸子曰：「老師開口即言道無旁正，是必旁門是也。吾等不願習之。」老道曰：「聆爾輩言，深為爾師所惑矣。」諸子曰：「如何？」老道曰：「爾師必屬旁門，所以爾儕矢口而談，便有旁正之說。吾遇道中之士多矣，講論大道，誰不先避旁正？待考其究竟，得入正孰者，曾無幾人。今即爾言以想爾師，何以異此？」諸子曰：「依老道所說，似乎天下之習道者皆入旁正，而老道獨得正孰焉。吾輩願聞其詳，看與吾師所傳相符合否？」老道曰：「大道為仙子出身根底，豈可輕泄？即屬門徒，亦必諒其能入此道者，乃與之言。如傳非其人，恐他日習成，難免斬仙臺之罰矣。貧道何敢輕泄其事哉？」諸子曰：「然則，老道視吾輩為何如人乎？」老道曰：「吾視爾輩，皆好道而未得正軌者。」諸子曰：「仙根既不敢泄，『旁正』二字，可為吾等講說焉。」老道曰：「這卻容易。爾輩可來臺下，拜吾三拜，吾即講之。」狐疑忍不著口，乃向老道言曰：「爾之來此，固以賣道為計。不知吾等都欲出外一賣其道也。」老道曰：「爾言如是，殆不屑以吾為師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吾從吾師數十餘年，旁正之說，師無不講，豈其道將有得而旁正尚不能分？爾來此間以師道自居，可能講『人之患』三字否？」老道怒曰：「小小狐狸，敢圖老道爺耶？」狐疑見老道怒甚，退在一旁。

狐惑曰：「吾兄言語輕狂，祈老道海涵，毋庸計較。」老道曰：「爾輩以吾既不足以為師，吾將去矣。」三服曰：「老道有心而來，何得一觸而去？」老道曰：「吾見爾輩禽獸居多，大非受教之人。即欲施教，也不屑教爾等。」言罷，飄然竟去。西山道人曰：「求道未得，反受詈罵。若吾師教人，何分異類乎？自此思之，痛入心坎矣。」因而諸子相與大哭。

三緘見弟子等不忘師教，悲痛堪憐，心念之中，亦為傷感。

又將頭兒一掉，仍上萬星臺。狐惑帶淚言曰：「老道為何去而復返？」老道曰：「吾見爾等戀師之情迥異尋常，故特轉身，入爾師尊廬內暫宿一夕，明日方行。」樂道曰：「借廬一宿，固屬無妨，但吾師廬中器具甚多，毋得移動。」老道曰：「其人已往，物存何益？」三服曰：「雖不見師形容，而手口二澤尚存廬內，見物亦如見師也。」老道曰：「原來如是。吾即宿此，萬不敢移動一物，爾輩放心。」三服等遂將老道導入三緘廬內。

老道入廬四顧，顧已言曰：「此廬僻靜非常，正好習道，爾等且退，不可輕啟廬門。」諸子然之。剛去數武，老道又呼轉曰：「吾幾忘告爾等，吾之習道與他人異，必要三日，方能了得運用之功。俟將道功用畢即出。如三日圓滿，見吾不出，此必出神太遠，一時難復本體。那時爾等始來廬內，觀其動靜焉。三日前切勿偷觀也。」諸子一一應諾，亦各歸舊所習道而去。

果至三日，不見老道出廬。三服商於棄海曰：「老道習道已三日矣，未見彼出，爾我且去一視，究係如何？」棄海曰：「可。」遂同三服輕輕來到廬外，將門辟開，極目視之，其中跌坐者非老道，乃三緘也。